

三味书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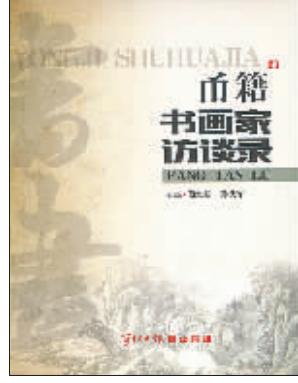
从潘天寿和沙孟海开篇

——序《甬籍书画家访谈录》

杨东标

1987年,我还在家乡宁海工作,时逢潘天寿先生诞辰90周年,县里决定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我参与了组织工作。这期间,收到了沙孟海先生撰并书的一副对联,让我们惊喜有加。联曰:健笔运大斧劈人神化,高名并雷婆峰不骞不崩。

沙先生的字写得大气,联也拟得大气,字文并雄。短短的20个字,把潘先生的神风骨描绘得入木三分。潘天寿先生作为一代国画大师,其画作格调高华,气势磅礴,笔墨雄奇,开一代画风,以“大斧劈”美喻,再贴切不过。而我又想,以此联来形容沙孟海先生自己的书法作品,似



诗乃归途

——读顾宝凯诗集《外乡人》

袁志坚

2016年岁杪,顾宝凯诗集《外乡人》由宁波出版社出版。我先睹为快,读后陷入了对一个问题的思考:一个诗人,究竟能够在多小的地方写诗?

顾宝凯长期生活在象山一个滨海小镇上,他的精神生活没有陷入庸常与贫乏,相反,他的肉身、他的灵魂吸附了此处气息,和此处的种种生命一样,“在一道塘坝线的守卫里/各自生活,各自写下生命的细节/如此丰饶的世界,我们足以忘情地活着”(《旦门海涂》)。他感受到的是一个丰饶的世界,是丰富的生活细节,而“足以忘情地活着”即亚里士多德所言的合乎德行、合乎本性的快乐,追求美好事物时所获得的快乐,这种快乐就是内在的善。由此,在诗人的眼中,寻常事物里体现出至善至美:“这世上大美的事物往往/具有弯曲的弧度,如:牛背/落在牛背上的细脚踝,通往白鹭的脖子/和长嘴的弯度/以及不远处的塘坝线外起伏的波浪”(《旦门海涂》)。

然而,这个滨海小镇的生活里

乎也很合适。沙先生树当代书坛之一帜,其书作雄浑厚重,刚健有力,如金石铿锵作声。两位大师,一雄立画坛,一骚领文苑,可谓“双雄并峙”,风格却如此相似,又同为宁波人,真是天造地设,人间奇缘。

他们都是从宁波这块土地走出去的,从这块以大山为风骨、大海为气概的土地上走出去的。宁波历代文人志士那种重气节、崇大道的品质熏染了他们,“强其骨骨”,壮其魂,才使他们的笔底波澜横飞,悍气夺人,才使他们的艺术品位达到了超越前人的境界。他们走出宁波,辗转全国,最终定居杭州。一个曾任中国美协副主席,一个曾任中国书协副主席,一个是浙江美院院长,一个是西泠印社社长。这是宁波之荣光,宁波之骄傲!在宁波的文化史上,他们是两颗熠熠闪光的星星;在中国的书画史上,他们是两面鲜艳夺目的旗帜。所以,我曾在《宁波赋》中赞曰:“画坛潘天寿强骨悍墨,书苑沙孟海奇笔凌云。”

现在读到的这本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新书《甬籍书画家访谈录》,正是从潘天寿与沙孟海开篇的,我以为很好。当然,在潘、沙之前,宁波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许多知名的书画家,而把中国画和书法推上一个高峰的当是潘天寿和沙孟海。

在继承发扬潘天寿和沙孟海艺术精神之时,有一点我觉得是可以多说几句的,即我们应该学习两位大师严谨的治学精神。笔墨功夫自然是重要的,没有扎实的基本功,

同时,我们又可以把潘天寿和沙孟海作为宁波书画史上的一个新起点。在他们的影响下,书画之风,代代相传。一批又一批年轻的或者说已经不年轻的书画家继承了潘、沙的艺术精神,勤奋耕耘,硕果累累,开创了宁波当代书画艺术的新局面。这就是本书所介绍的一大批甬籍的或者非甬籍而扎根在宁波的书画艺术家们。

正是有了这一群体的涌现,使宁波当代的书画艺术呈现出一片灿若云霞、花团锦簇的可喜面貌。

他们既是继承者,又是开拓者。有的

已经成了大家、名家,有的正如破土之春笋,节节拔高;有的佳作频频,获誉于全国书画界;有的默默无声,致力于书画工艺的教学和传承,“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些年来,宁波的书画展一个接着一个,出版的画册一本接着一本,呈现出蓬勃兴旺的态势,其中有团体的,也有个人的,都让人双眼一亮,值得细细品味。在世风如此浮华的当今,能保持一颗纯粹澄静之心,执着于书画,笔耕于砚田,实在应该为他们叫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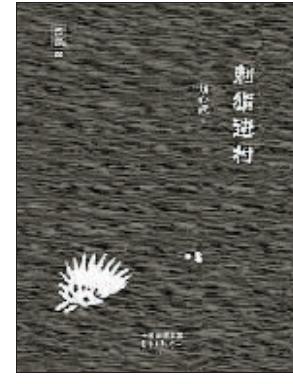
姚明志先生是我的多年老朋友了,嘱我为他策划的此本集子写几句话,我就信手写成此文。

(作者系宁波市政协书画院院

长、市文联原党组书记)

荐书

《刺猬进村》



| | |
|----|---------|
| 作者 | 刘心武 |
| 出版 | 东方出版中心 |
| 日期 | 2017年1月 |

一心侍主的形象跃然纸上。在双方分别后,那把白鹅羽扇,成为一件信物定格在作者的心里,而在文末作者那发自内心的感受,恰如一股激流直达读者内心深处。

这部散文集的“真”,还体现在作者的真性情。刘心武在文章中,谈到他和一些知名作家、评论家的交往故事,体现出他实实在在的心性。一声带有京腔的呼唤,能让他感觉到温暖,停留在记忆的最深处,而被人中伤冤枉也同样令他难以释怀;书信中的密友,在现实接触时却显得生分拘谨,如果你不主动搭讪,我绝不谄媚上前,这就是现实中的刘心武。作者在文章中,也做着深刻的自我解剖,例如对年轻人时尚风潮的轻率指摘,对因疏忽大意导致个别文章硬伤的反思检讨等。

有人说,好散文要放得开收得拢,形散而神聚。刘心武的散文有大散文气象,却不要大牌,而是每篇文章都有切实的主旨,或突出真善美,或鞭挞假丑恶,从而更好地实现文本的社会价值。

(推荐书友:朱延嵩)

《掌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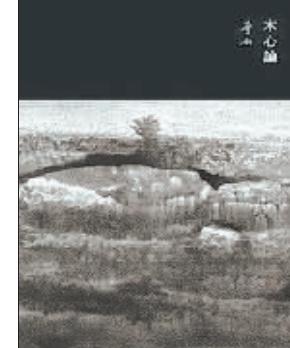
| | |
|----|---------|
| 主编 | 徐俊 |
| 出版 | 中华书局 |
| 日期 | 2016年6月 |

间北京出题考教授小记》一文中写到,面对“四人帮”搞突然袭击,北师大历史系教授白寿彝和北大三位理科教授,题目都没看就交了白卷,“扬长而去”,表达了愤怒和抗争。在张治的《钱钟书笔记中的晚清诗人掌故》中,写到钱钟书对一些晚清诗人有严苛评价,如说陈锐诗“不成体制,每似打油”,有“名士不学”所导致的笑话,说李慈铭诗“平浅无味,肤廓不切,一意修辞”“近体对仗并不能工!”从这些细小片段中,我们自身感受到名家独特的个性风骨。

该书执行主编在编后语中点明:“掌故就是了解沿革、记录事迹、留存轶闻,用宏大叙事中多余的素材,做一点并不多余的事情,反映的都是历史关节、人生片段、世相掠影。”而在历史关节、人生片段和世相掠影中受启发、获感悟,或许是诸多读者喜欢掌故的一个重要原因。

(推荐书友:虞时中)

《与荒原同行》



| | |
|----|---------|
| 作者 | 约翰·麦基菲 |
| 译者 | 岳韦 |
| 出版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 日期 | 2015年3月 |

它不是旅行指南,而是一场人类与自然、环境、生存的争执和探索,是对什么是环境保护的深层拷问。

本书主角是戴维·布劳尔,他是美国荒原法案的主要推手,他是一个为保护环境宁愿牺牲一切的狂人。为了理想和信念,他不停地同伐木公司、矿产公司、狩猎集团斗争,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此书记录了他的三次荒原之行,他的同伴分别是地质学家查尔斯·帕克、顶级房产开发商查尔斯·弗雷泽、美国垦务局局长弗洛伊德·多米尼。

三位同行者是各自行业里的佼佼者。帕克对环保的理解是最大限度的利用,因为人类的社会运行方式离不开矿物,他认为只要有效监管,矿井、木材厂和原始荒原能够同时存在。为了大众利

益,彻底利用每一种自然资源并尽可能减少浪费,这才是环境保护。弗雷泽认为,房产开发并不一定与自然格格不入,环保和赚钱可以做到鱼与熊掌兼得。多米尼是一个从农民起步,为了解决农场缺水问题开发水利而上位的务实派,他认为应该利用环境,因为人活着的每一天都在改变环境。

三位高手与布劳尔一一“过招”,就像华山论剑一样,但在布劳尔身上看不到王重阳的潇洒和“盖世武功”,却透着一股凛然的悲壮。他说“环保要不停地赢,但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我们能做的就是推迟刑期的执行”,他到世界各自讲演,宣传他的理念。其他三位对布劳尔敬佩有加,他们既是对手又是朋友。

此书的作者约翰·麦基菲是美国非虚构作家,得过普利策奖,也是一位大学新闻学教授。他是三次荒原之行的同行者,也是旁观者。如何对待荒原?他没有给出答案。人类该何去何从?让读者自己做一个评判吧。

(推荐书友:沈谷)

品鉴

与李劫齐飞 共木心一色

——读李劫《木心论》有感

孙文辉

前些年读木心的文字,如闻空谷足音,以为窥见了木心的“室家之好”;及至近来畅读李劫的《木心论》,方晓木心世界里深藏的“宗庙之美”和“百官之富”。正如木心在《文学回忆录》里用惊人的直觉和洞见点醒了沉睡的经典,李劫则以其等量的才识照亮了木心的直觉与洞见。可以说,李劫之于木心,犹如子期之于伯牙,两者皆具过人的直感力。而木心喜用诗性言说,李劫擅长理性表述,彼唱此和,让人感到好,又明白何以好。

譬如,木心说:“《红楼梦》中的诗,如草书。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李劫就用学术语体翻译道:“《红楼梦》的诗词曲赋既在故事之中,又具叙事功能,无法分割出来。”此种表述虽然不及木心的漂亮有余味,但着实确切到位,易于把握。

不过,作为学者兼作家的一部专论,倘仅止于此,其价值也就有限了。诚然,李劫曾在《我为什么要写〈木心论〉》里坦言:“人生在世,两大幸福,一个是相爱,一个是相知。这两个幸福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读到木心文字

的时候,感觉他讲的每一句话,我都明白。反之,假如他能看到我的文字、听到我所说的话,相信他也一定明白。”然而,李劫看木心,始终没有取盲目的仰视之姿,而是以一种惺惺相惜的目光平视对方,读出了木心中的自己,也读出了木心的不足和无法自视的一面。

譬如,当木心说“中国神话,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太现实”和“希腊神话无为而治,自在自为”时,李劫毫不客气地指出“木心搞混了早先的中国神话和汉儒伪造的神话”,并例析道:“‘原初的《山海经》神话是阳刚的,义无反顾的。夸父追日,刑天舞戚,哪有什么因果报应可言?’其特征是担当。至于希腊神话,虽然确实自在自为,但其特征却是率性,从而是率性的美丽,不是木心说的糊涂、发昏的美丽。”短短五六万字的《木心论》里,这种纠偏式的评述俯拾即是,让人在欣赏木心花瓣式的灵慧语时,既能生发出某种善意的警惕,也可以获得一个观点被逐渐完善深化所带来的惊喜和满足。

就一般意义而言,《木心论》无疑是一份关于木心文学艺术思想的纲要,它极其准确而又简要地荟

萃了木心散落于讲课、谈话和文字中的天才文艺观。可以说,即便不读木心的《文学回忆录》和相关文学作品,我们也能透过《木心论》收获大量木心卓尔不群的思想洞见。不过,既为“木心论”,则李劫自然比木心自己多了一重他者的视角,这样,李劫反而能更加便当地捕捉到木心极难自我反观的某些特质。甫一开篇,李劫便指出木心是一个“自制自葆”的天才,身兼世俗、浮华、精深、清高之质素,而以清高为最。此可谓一语吃住了丰富庞大的论述对象,并暗含了对木心身上所彰显的中国文化艰难颠簸并幸存的无限感慨。借着早年所漫习的红楼世界,李劫蛮有意识地将木心比作妙玉,称其虽非浊世俗物,却自有所障,即“过于自恋,看透人世看透世人,却始终看不透自己”。作为一个倒影般的审视者,李劫替木心看出了木心骨子里的某些东西,譬如,木心心仪于尼采、拜伦、基督、摩西等精神偶像,却颇有意地回避《金刚经》。李劫一下子看出了木心“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潜意识,说这可算“热爱生命”,也可算“固守我执”。木心有爱,但他爱的是自己,李劫由此揭开了木心身上的两种气质:妙

玉、哈姆雷特般的女性气质和拜伦、安迪般的男性气质。这种奇异的组合使木心在自足的自爱中得以独身过活,也在险恶的环境中得以自救幸存。此后由知其人而赏其文,便顺利成章了。总的说来,木心的文学世界皆为随遇之作,其精神性质似较胜艺术性。李劫对木心小说、诗歌、散文的评点也是如此,总忍不住挠木心的精神之痒,可这也恰恰暴露了木心作品艺术自足性的某种欠缺。评论也好,创作也好,木心总是点到为止,有句无篇,出不了鸿篇巨制。李劫归结为“活得太健康了”,木心常常在屈原式的旷野呼告处突变为哈姆雷特,并戛然而止。这可谓一语破的,创造性地指出了精神之疾与文学创作之间的深度关系。不过,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说,也正是这种惊人的精神世界的自我控制力,成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木心。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